

孟瑤 (1919~2000)

從喜愛中發現你所喜愛的正面臨抉擇，
是新生還是死亡？
變成了你最憂心的一個問題，
於是忍不住提筆，
寫下了你的所感、所覺、所懼……

——孟瑤〈戲與我〉



此照片由蔡文甫先生提供

十月六日，重陽節，人們選擇在今天登高緬懷，孟瑤卻選擇在這天離開。

下午三點，台北三軍總醫院，知名的小說家、劇作家——孟瑤病逝，享年八十一歲。

孟瑤女士，本名揚宗珍，生於一九一九年五月廿九日，祖籍屬武昌市青山鎮，父親揚鐸為她取的別號就是「孟瑤」。孟

瑤對學術、小說、戲劇皆有所擅，著有五十餘部長篇小說，另有論著、散文多種；一九五三年以《危巖》（原名《懸崖勒馬》）獲「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—國父誕辰紀念獎」第二獎；一九六二年，《浮雲白日》獲「教育部文學獎——小說獎」；一九六九年，《這一代》獲「中山文藝獎」；並於一九七二年以《兩個十年》獲「嘉新文藝創作獎」。

孟瑤的母親王嶺先曾孕十二胎，但只養活五個，孟瑤排行第三。她的祖父是位儒醫，父親以上三代都是單傳，由於父親任職南京，所以她的童年是在南京長大，而後還每每念及南京的愉快生活。五歲入私塾就讀，六歲入「漢口市聖公會附設小學」，北伐成功後，隨父親赴南京，就讀「江蘇省南京女子中學實驗小學」，母親在他尚未畢業前就去世了，十四歲畢業後直升「江蘇省南京女子中學」初級部，一九三四年，因其父調職武漢，又回到了故鄉漢口，插入「漢口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」初中三年級，一九三七年高中畢業，孟瑤參加了首度的全國大學會考，被分發到「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系」，與資深作家潘人木、中研院近史所所長王聿均是同學。畢業時適逢七七事變、八一三事件，政府遷到重慶，中央大學遷至沙坪壩，孟瑤即和哥哥一起到大後方就學，他雖然唸歷史學系，卻也經常到國文系旁聽胡小石的「楚辭」與「中國文學史」、盧冀野的「曲選」、唐圭璋的「詞選」等課程，在戰爭生活的洗鍊中，讓孟瑤的文章充滿國家民族意識，而他也在這段時間中，常和哥哥到戲院聽戲，而與戲曲結下不解之緣。

孟瑤女士生自戲迷家庭，祖父和父親皆愛聽戲，全家的天倫之樂即是在觀劇中渡過，從小對平劇就耳濡目染，在寫作和教書之餘，唱戲和聽戲是孟瑤最大的樂趣，人稱其為「愛戲的教授小說家」，而在戲曲的著迷中，仍對時代背景的動亂投以深切的關懷，反省著各種表演形式的本質與內在結構，在「意象」和「具象」中探取平衡點：「文人所奉獻的是感情，是內在精神，而我們的傳統戲劇，必能在這兩股強力的護持下得以永生。」（孟瑤〈戲與我〉）又說：「我國傳統戲劇的演出形式是寫意而象徵的，所以，最難把握的就是神韻，而歌者或演者也以能把握這個神韻為最大快樂。因此，愛好平劇是一道窄門，不僅不容易進去，進去了也不容易出來。」（夏祖麗〈孟瑤的三種樂趣〉）

孟瑤女士尤其擅長崑曲，戲曲對她而言，不只是興趣的契合，更是忘卻煩憂的方式，並認為唱戲是只樂不苦，而寫作是苦中作樂，但各有其趣味所在，才能令孟瑤一生嚮往，而不覺倦怠。小時候喜歡悅耳的旦角，後來則常聽老生，也愛上花臉戲的魅力，其中孟瑤又特別偏愛老生余叔岩。一九七六年，在中興大學成立崑曲社，並延攬崑曲名家徐炎之夫婦，除了帶著學生去學唱戲，自己也親身參與。她參加了「臺中友聯票社」，每星期吊嗓一兩次，唱的是老生。談到唱戲，孟瑤起勁兒的說：「演戲不僅能忘我，而且有一種洩導作用，因而是現實生活中最好的調劑。」她曾為名伶顧正秋改寫劇本「文姬歸漢」，替郭小莊主持的「雅音小集」創作劇本《韓夫人》、《感天動地竇娥冤》，

並曾與再興中學校長朱秀榮同台演出《四郎探母》，細數她所喜愛的戲碼：《擊鼓罵曹》、《捉放宿店》、《洪羊洞》、《烏盆記》、《托兆碰碑》等，每齣談來都令孟瑤直醉其中。

台上風華光鮮，孟瑤卻簡樸淡逸，她不注重服飾，也不喜歡裝扮，總著一襲深素色的旗袍，獨居生活也養成了較為孤僻的性情，自己料理生活，多年來深居簡出、澹泊岑寂，不擅於社交應酬，不習於譁眾取寵，也不喜歡被人簇擁拱抬，即便對世事淡然處之，對學生仍是克盡關心，儘量給予鼓勵和機會，是「外冷內熱」的個性。

戲曲是她的第二生命，小說是她的第三生命，教學她的第四生命。在凌現其真實感受時，總帶著一股淡淡的悲情，但也藉著這股力量的壓迫，讓孟瑤活躍於各個不同的舞台，並將其灼亮的生命綻現在不同領域的光采中，不論顯現出哪一個面向，都是如此耀眼而動人。

孟瑤女士走上文學的路子，一方面是興趣，另方面也是為以筆耕謀生，而孟瑤一向以長篇小說為主，也正符合了她鏗而不捨的個性。

來台後，在台中師範教國文，首篇作品發表於《中央日報》，首部單行本為《給女孩子的信》，此書廣受歡迎，也成為孟瑤被盜印最多的一本書。她在寫作時不喜歡有任何人打擾，喜歡一個人沏上一杯濃茶，關起門來靜靜的寫，以在其中閉門自居、悠得其樂。一九五三年，她和同在台中師範教書的先生，在和平的氣氛下協議離婚，兩個孩子，一人一個，每週交換

次，因為孟瑤女士要從事她一生更偉大、更聖潔的工作——專心寫作。

孟瑤女士也成爲了五〇、六〇年代，創作豐碩的現代小說作家，在寫作上勤而不倦，往往是丟下碗筷、丟下粉筆，就拿起原子筆，寫完一個長篇，通常只休息半個月就開始寫另一個筆耕的生活。從一九四九年開筆寫《給女孩的信》，一九五三年發表第一本小說《心園》，到早期的《美虹》、《危巖》、《窮巷》，一九五九年的暢銷代表作《亂離人》，到後來的《浮雲白日》、《黎明前》、《幾番風雨》、《食人樹》、《含羞草》、《磨劍》、《這一代》、《浮生一記》、《望鄉》等，以及晚期描繪時代變劇的《一心大廈》，直至一九九一年完成《風雲傳——兩宋的英雄兒女》，作品達七十餘部，並在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一年間，爲教育廳撰寫《荊軻》、《治水與治國》等數本兒童讀物，生平傳述類有：〈戲與我〉、〈偶回首〉、〈自傳〉等篇，及〈歷史告訴我們什麼？〉、〈金素琴舞台生活回憶〉、〈文心雕龍語譯〉、〈曲藝淺釋〉等學術論述。創作字數高達千萬字，平均一年即有兩、三部作品問世，創作數量驚人，而討論其作的專文也歷在多有，可參見吉廣興《孟瑤評傳》之碩士論文（香港新亞研究所）。

孟瑤女士寫的小說取材廣泛、內容豪放、風格灑脫，有許多故事背景都是發生在辛亥革命時或抗戰時期，因為她的家鄉湖北曾有許多人參加過革命的行列，她自小就耳聞很多那段時期的事情，就讀大學時的親身經歷，更激發她寫作的動機，而

在繁複的小說人物中，表現出多樣的人生百態，敢愛敢恨、天真率直、機穎聰慧、邪惡陰沈，但卻在性格的刻劃中，納入了人間的善性和純真。

小說的舞台沒有時空的限制，孟瑤坦直、豪爽的個性，素有男子之氣，把對人生的觀察和熱情都投注於文字之中，對不同層面的疏離和衝突，予以深刻的剖析，但筆下的萬千世界，卻有著過人的敏感和細膩。

孟瑤女士自一九四二年起，先後任教於「重慶私立廣益中學」、「四川縣立簡陽女子中學」、「台灣省立民雄高級中學」、「台中師範學校」、「台灣省立台北師範大學」、「台灣省立師範大學」、新加坡「南洋大學」、「國立中興大學」、「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」等校，一九七五年，孟瑤擔任中興大學中文系系主任後，開始增設新文學的課程，並延請楊念慈教授小說、請琦君教散文，還請了痲弦、史惟亮等人到校講座。從二十四歲開始授課，直至一九八〇年受病魔纏身，即於七十四歲退休，大病初癒後，她在佛光山的慧淨精舍內埋頭寫作，且樂在其中，因而作品源源不絕。

雖然出身歷史系，卻一直在中文系授課，而課程內容也和她的興趣及專長息息相關，開設過「史記」、「中國文學史」、「新文藝」、「小說史」、和「戲劇史」等課程，對歷史的詮釋更重視性情的關照，也較偏愛悲劇英雄和不遇之士：「苦難的時代彰顯了人的昂揚奮進，精神價值超越物質之上。」

孟瑤曾說：「可以所有的創作不傳，

『中國戲曲史』總可傳世。」足見其對學術的重視，及在興趣上的用心。文星書店出版四冊《中國戲曲史》、傳記文學出版四冊《中國小說史》、大中國圖書公司出版《中國文學史》，即是著名的「孟瑤三史」。不僅適合一般讀者，也在學術界有很高的肯定，俞大綱《中國戲劇史》序言：「承繼王靜安先生的《宋元戲劇史》，和日本學者青木正兒的《中國近代戲劇史》後，一部最令人滿意的《中國戲劇史》。」

用清孤的生命，試練出文藝的光輝，畢竟「文人的生命是用筆記錄的」，而孟瑤除了以一支彩筆繪出其無限天空，還在戲曲的世界裡，揮灑著別於外表的熱情，半生彩筆，平實懇切的描點著人間的喜怒哀樂，在靜謐中訴說著生命中的悲歡離合，華麗中映著滄茫，典雅中綴著徬徨，但這人生的無常交織，卻怎麼也訴不盡。
(張瑋儀)